

2001年4月3日 星期二 朝

工作人员：朱志义 张攀 钮剑 防
陈丽萍 刘守强 徐石 李

一、工作安排

1. 继续清理T区溶土内文物
2. 发掘T区探方第7层下洞和东都
3. 清理T6705~6708的第10层
4. 发掘T区T09.08 探方的第



走进古蜀都邑

考古工作者手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响，
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又一次令世人震惊……

金

考古工作者手记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古蜀都邑金沙村：考古工作者手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12

ISBN 7-5411-2229-7

I . 走... II . 成... III . 巴蜀文化 - 文化遗址 - 考古发现 - 成都市 IV . K872.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0168号

走进古蜀都邑金沙村 ——考古工作者手记

编 著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策划组稿	陈 红 邹小工
责任编辑	陈 红
整体设计	邹小工
责任校对	文 诺 等
责任印制	喻 辉
电脑制作	黄 雪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电 话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邮 政 编 码	(028)86666700[发行部] (028)86662959[编辑部]
网 址	610012
防 盗 版	www.scwys.com
举 报 电 话	(028) 86636481 86241146
制 版	四川美达柯式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9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11-2229-7/I · 1881
定 价	32.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

电话: (028)83048724



2001年2月9月，
某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在成都市西郊的
青羊区金沙村修建“蜀风花园城”、用机械开挖下水沟时，
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石器和象牙……
2001年春天的成都
因这一重大发现而沸腾了……



目 录

激情见证古蜀都邑/12

初识“金沙”/14

令人瞠目的祭祀遗存/19

“金沙”与“三星堆”文化的血脉传承/25

感受古蜀人的社会与生活/29

拂去千年尘埃 重现古蜀都邑金沙村/34

崇尚黄金的古蜀人/40

金面具——古蜀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44

金冠带——权力的象征/47

双鱼金带——一种祭祀的法器/51

太阳神鸟金箔——古蜀人的太阳崇拜/53

蛙形金箔——古蜀人的月亮崇拜/57

喇叭形金器——古蜀文化中特有的器物/61



用青铜铸就的文明 / 64

小铜立人像——司职宗教权力的上层**贵族** / 66

铜戈——祭祀中的仪式用器 / 70

铜立鸟——古蜀人的信仰物 / 71

龙首形器——神灵与权威的代表 / 72

铜牛首——青铜容器上的时尚饰件 / 73

方孔形器——某种器物上的附件 / 74

喇叭形器——古蜀文化中特有的器物 / 75

眼形器——反映了古蜀人对眼睛特有的崇拜 / 76

卷云形器——具有金沙特色的铜器 / 77

有领璧形器——某种器物上的附件 / 78



玉——古蜀人偏爱的圣物/82

玉琮——沟通天地的法器/86

玉璧——祭祀苍天的法器/92

神人面像——再现了古蜀国发达的巫觋文化/94

眼形器——反映了古蜀人对眼睛特有崇拜/95

玉璋——祈年的一种重要礼器/97

玉钺——权力的象征/103

玉戈——由兵器演变的礼器/108

玉矛——精美的祭祀礼器/111

玉剑鞘——首次发现的精品祭祀礼器/112

斧、锛、凿——礼仪化了的劳动工具/114

凹刃凿形器——“南方丝绸之路”开通的最早物证/116

玉海贝——货币的功能 财富的象征/118

箍形器——一种特殊手镯/120

玉环——饰美之物/121



石雕艺术的杰作/124

跪坐人像——活人祭祀的替代品/125

石虎——古蜀人珍视的宗教圣物/136

石蛇——巫师的工具，神的助手，原始宗教巫术活

动中的重要道具之一/140

石钺——蜀文化的特有器物/143



激情见证古蜀都邑





金沙村

12

机械挖掘出文物的现场

激情见证古蜀都邑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经历了许多考古新发现的激动时刻，2001年2月9日那天，更是一个令人终身都难以忘怀的日子，从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金沙村下水道施工现场传来发现文物的消息，接到电话后，我们并未感到意外而欣喜，在城市发展、基建蓬勃开展的今天，施工中发现文物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已是见惯不惊的事情了，我们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甚至在寒冷的冬夜。但这次不同，当我们赶到现场，被现场的情况惊呆了，机械挖掘的现场到处散落着被挖出来的文物，有玉琮、玉璧、玉璋、玉戈、石人、金箔、青铜器和大量的象牙等，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看来这可能又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像这些玉



器、金器、青铜器等，均非实用器，而是统治者所独有的祭祀礼器，一般村落不会有这些东西，之前只有三星堆出过。联系到过去在成都周围的发现，当时已隐约地意识到，多年来我们寻找已久、梦寐以求的三星堆之后的古蜀都邑可能就在此地。职业的理智使我们很快冷静下来投入到对机械挖出的浮土中清理文物的工作，因为当时现场很乱，到处散落着各种文物的碎片，象牙碎块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周围有许多群众围观，但他们没有我们那样的职业眼光，在他们的眼中，这些东西与垃圾何异，甚至有一位群众脚下踢着一片金片问我们：“要不要这块烂铜片？”为了不让珍贵文物流失，我们很快将这一片地方围起来。不断的新发现使得清理工作诱人而不知疲倦，我们似乎感觉到有许多意外惊喜就在前面，从几大堆土中不断挖出各种玉器、金器、青铜器和象牙等，一会儿是一件玉璋，一会儿又是玉璧，甚至用小手铲随便一刨，就会刨出一件玉器，因此，我们非常小心翼翼，惟恐损坏如此精美的文物，尤其是玉器。大家目不转睛地盯着刨开的新土，“呵，玉琮！”青玉质，怎么与良渚的相同，太神奇了，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与金沙相距如此遥远，年代相差1000多年。“又挖出了金带！”拂去面上的泥土，发现上面的图案竟然与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相同，清理工作在异常兴奋的状态下持续了数日，在我们的考古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这样，有一种挖宝的感觉，与平时按科学方法进行的考古发掘完全不同，在喜悦之中又夹杂着几分惋惜。因为这些重要的文物已丧失了其存在的地层，相互之间的早晚关系和共时关系，大量有用的信息已被挖掘机挖去了。在浮土当中我们清理出了玉琮、金带、金面罩、金箔和大量玉璧、玉璋、石人、石虎等珍贵文物1000余件，根据伴出的陶器与十二桥遗址的相同，初步判断其年代当晚于三星堆，而与十二桥遗址群同时，商代晚期至西周的古蜀都邑就这样被发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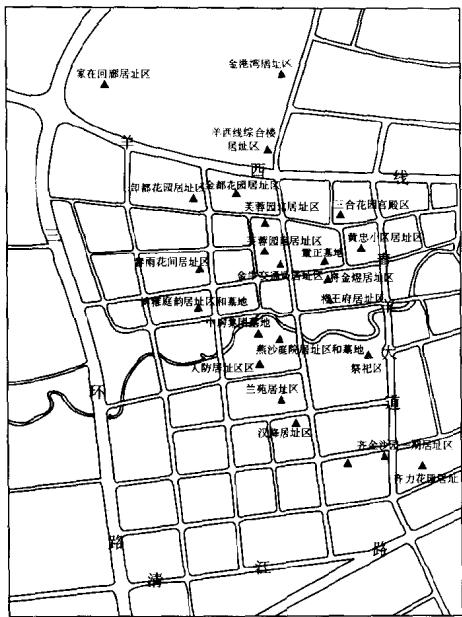
“成都发现了又一个三星堆”，这是当时社会上的普遍传言。当这一消息传出去后，全国各大媒体都纷至沓来，争抢头版头条，报道21世纪初的重大考古发现，就连国外媒体也不放过这一机会，于是，专家、学者、领导云集，争睹这些难得一见的精美文物，以满足先睹为快的心理，2001年春天的成都因这一重大发现而沸腾了。

初识“金沙”

如今名声在外的“金沙村遗址”所在地，位于成都市区西郊的一环路与三环路之间，磨底河由西向东蜿蜒曲折地横穿金沙遗址中部，把遗址分为南北两半，北属黄忠村，南属金沙村。这里曾经是一片地势平坦的农田，零星地点缀着几处农舍，与成都平原其他农村没有什么不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的庄稼人并未觉得这片土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他们眼中，这里只是一片丰饶的肥沃土地。如今这片土地的周围已是高楼林立，现代文明的那只巨手已向这片宁静的土地逐渐伸了过来，农舍即将消失。“金沙村”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想到出土的大量金器、金箔等，其得名难道与此有关，在遗址中发掘的一座五代后蜀时期墓葬出土的墓碑，

磨底河由西向东蜿蜒曲折地横穿金沙遗址中部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经过10多个月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金沙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通过这些工作获取的考古信息，再加上我所近几年在“蜀风花园城”北面进行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我们已经确认金沙村遗址分布面积在4平方公里以上，遗址范围北达蜀汉路，东临青羊大道，西至三环路，南接青江路，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商周时期青铜文化遗址，很可能是当时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就称此处为“金沙乡”，隶属当时的犀浦县，这一名称应早于五代。我们可以推想：当这座古蜀都邑废弃后，这里成了农人耕作的田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里曾经有过的繁荣景象慢慢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那时清澈的磨底河水静静流淌，滋润着这片肥沃的田圃，偶尔河水一改其温柔的面孔，发怒咆哮，当其平静下来后，人们常在沙滩上意外地拾到碎小的金箔，这些金箔是洪水冲毁遗址的结果，人们误以为这条河流的沙中产金，于是将这片地方称为“金沙”。

考虑到金沙村地点的发现比较引人关注，我们将包括黄忠村在内的遗址命名为“金沙村遗址”。从已出土的大量用于祭祀的礼器分析，这绝不是一般性的聚落，只有古蜀的都邑才配得上，但是，如此重要的遗址即将面临现代文明建设的无情摧残，要尽快地从挖掘机下抢救这一文明遗产，我们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重大，否则，我们所追求的用考古材料重建古蜀历史的雄心壮志将会留下不可补救的缺陷。过去



我们所知道的古蜀历史，只是一些文献记载的简略片断，就是这些简短的记载也是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让人半信半疑，从开明以上至蚕丛怎么会有三万四千岁？蚕丛为什么是纵目？鱼凫王如何得道仙去？杜宇缘何能化鹃？鳖灵怎能死而复活？凭这些文献记载难以弄清古蜀历史的真实面貌，于是，考古学担负起了这一重建古蜀历史的重任。近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一代又一代信心百倍、吃苦耐劳地在成都平原调查发掘，希望用地下发掘出来的古代遗迹、遗物缀连起古蜀真实的历史，先后发现了三星堆、十二桥、宝墩文化古城群、商业街船棺等，每一次重要发现都向

新津县宝墩古城东城墙（宝墩子）